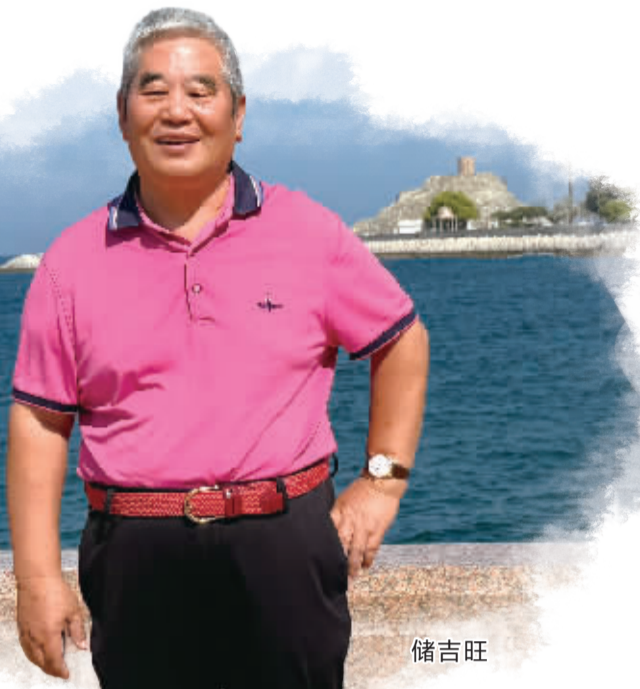


# 半生驰骋商海 一生执守文心

□ 储吉旺/口述 赵淑萍/整理

他的人生，极富传奇色彩。放过牛，当过兵，站过讲台、管过仓库、接管过公共汽车站，还一度困居“牛棚”……44岁，他辞去公职，摔掉“铁饭碗”，凑集3万元资金，在三亩土地上搭棚建厂。商海沉浮数十载，最终以手动液压搬运车击败竞争对手，成为“世界搬运车大王”。

他是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储吉旺。退伍军人、业余作家、慈善家……多重身份集于一身。他先后出版了17部著作，累计四百万字。平日亦雅好翰墨，喜欢戏曲艺术。71岁，他斥资设立“储吉旺文学奖”。



储吉旺

## 1 心里那簇文学的火

我出生在宁海茶院乡西林村，村里人大多姓储。作家竺济法修编宗谱时，考证出我家是唐代诗人储光羲的后裔。父亲虽识字不多，却分外看重读书，咬紧牙关，硬是供我与哥哥都上了学。

我放过牛，亲身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乱岁月。在茶院中心小学读高小时，每日清晨，都穿着草鞋，翻越七里山路，快到校门口才换上布鞋，再迈进教室。书读得苦，心里却欢喜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农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。有一年暑假，家里翻盖了新楼屋，父亲兴致很高，让我和哥哥各写一副对联。哥哥从未写过，一下子懵了。我鼓起勇气，歪歪斜斜地写下：“互助石成玉，合作土变金。”众人见了纷纷称赞。这大概是我的第一个“作品”。

我高中就读宁海中学，遇到了一位极好的语文老师——王学渊。他笔名方牧，那时已在《东海》《浙江日报》上发表诗作。他学识渊博，口才又好，讲课娓娓动听。他讲一遍，我就把内容都记住了。一次，讲授完鲁迅名篇《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》，王老师问全班谁能背诵。一大半同学举了手。我那时表现欲很盛，生怕老师看不见，竟高高举起两只手。王老师笑了笑，点了我的名。还有一回，他单独为我讲解长诗《孔雀东南飞》后，我当即就背了出来。

王老师倡导成立“柔石文学社”，让我担任首届社长。从此，一簇文学的火焰，在我心里燃烧起来。任社长后，我写了第一篇小说《新祥林嫂》，写的是农村里一位贫苦的老大妈，饱受儿媳虐待。王老师给了我99分。那一刻，我有了一个梦想——当作家。

这个梦，我从未放弃。后来参军，我坚持读书记日记。特殊年代进了“牛棚”，身处逆境，我给自己打气，写了一篇以长寿为题材的小说，断断续续竟写了15万字。我让妻子将稿子偷偷裹在被单里，送去给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陈去生老师看。他读了，建议我改换形式，把讲授长寿经验的小故事编在一起，合成一本集子。我重获自由后，便编撰了《长寿经验集锦》，共86篇，近3万字。当时三家出版社都愿意出，我选了甘肃那家。1984年初版发行1万册，加上再版，共印了38080册。出版社寄来稿费3250元，那个年代，对我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。我去邮局取钱，营业员都傻了眼，说没那么多现金，得去银行提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还“纠集”一众志同道合的文友，在我家小院集体读书，想的是把荒废的光阴补回来。晚饭后，妻子就挂起一块小黑板，又将200瓦的电灯泡挑在门上。然后点起蚊香，摆好蒲扇，烧几壶水，倒入大脸盆，再撒一把粗茶叶，让文友们自己取。这些文友中，就有剧作家杨东标，诗人潘志光，从事新闻报道的楼明月、张文宽、郑学武、王兴满等，还有一位中医徐长春。大家心无旁骛，共同研读《古文观止》。这些文友日后在文学、新闻、医疗领域都有建树。我呢，商海沉浮，跋涉多年，但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。我将经商的经验与感想一一写成书。如今，已出版了17本书，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。我的第14本著作——中文英对照诗集《衣带浪花水带香》，还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第24届世界书展上成功举办了首发式。当年那个穿着草鞋走进校门的穷孩子，终于圆了梦。

## 2 为许世友将军开船

1963年，我22岁，站在人生的岔路口：高中毕业后是去读大学，还是去当兵？

征兵动员一来，我浑身热血沸腾。打小就想当航海兵，开着战艇，劈波斩浪。二话没说，我就报了名。

体检过了，心早已飞到南京去了。老师却劝我们几个体检合格的再去试试考大学。我去了，后来竟收到了大连海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说到当年的选择，我还是一句话：“当兵后悔一阵子，不当兵后悔一辈子。”

三个月军训一结束，我被分到了警卫通讯班。读《毛泽东选集》，写感想，被评为标兵，大会发言，小会交流，不到一年就升了上等兵。自己也处处较着劲儿，星期天去帮厨，大年初一去喂猪。可慢慢的，我想：不能光围着这些荣誉转，我得学真本事——航海。

我申请调到船队。组织上批准了。

1964年冬天，我们去芜湖接一艘交通艇——编号N112。那个数字，像锚一样，沉在我心里几十年都忘不掉。

出海前要考核，我拿下了技术能手证书和二级技术能手纪念章。没多久，我就当了航海班长，能独立掌舵。我们在长江上穿行，在尚在建设中的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墩中间巡弋。我们曾在风浪里吐得翻江倒海，也曾在险峻航道中如履薄冰。当然，也曾在夜风中，看着桅杆林立的渔港和繁华都市心潮起伏。

军旅生涯里，烙印最深的，就是许世友将军。

还在警卫班那会儿，我隔着冬青树篱笆远远望见过他，也有幸在一次接待中与他近距离照过面。后来上了交通艇，跟他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。

有一回，他走进航海室，打量着我：“小鬼，你掌舵？”

我“啪”地立正：“报告司令，是我掌舵！”

又有一回，船行在长江上，我经验不够，靠码头前忘了减速。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跟别的船撞上了，前桅杆都断了。许司令正坐在船头小矮凳上看风景，差点给晃倒。我倒船时心慌意乱，忘了停船，船尾又“砰”撞了一下。霎时，大队长跟我脸都白了。

许司令却和蔼地笑了：“新战士开船嘛，一回生，两回熟。”

我眼眶顿时一热。

还有一次，他打水鸭，一下子撂倒了50多只，全船都乐翻了。

1985年，许世友将军走了。我含着泪写下几万字的回忆录，题目就叫《我为许世友将军开船》。

部队严格的纪律、团结的氛围、服务人民的优良作风，以及首长和战友正直无私的品格，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。后来在商海闯荡，就像开船——得时时把稳罗盘、校正方向。创业维艰、亚洲金融危机、欧美次贷危机、涉外反倾销诉讼、……一道道难关，我都闯了过来。1995年底，我去北京参加全国优秀退伍军人表彰大会，是10个发言代表之一。后来，总政和广电总局拍电视剧《战友》，以我为人物原型，国家广电总局还专门给我发了函。

## 3 设立储吉旺文学奖

2006年，诗人荣荣出任《文学港》主编。那时文学杂志稿费普遍偏低，她想扩大杂志影响，吸引全国名家投稿，心里一直有个念头：设一个10万元的奖，而且要持续评下去。她打算找一家企业出一笔钱，计划以存款利息作为年度奖金。2013年，她托一位老友来找我商量。后来她说，当时开口要150万元时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我说：“150万元能办什么事？300万元！”于是就有了以我名字命名的“储吉旺文学奖”。后来我又追加到2000万元。有人问：《文学港》平台那么小，何不支持全国性刊物？我的想法很简单——为家乡文学事业尽一份力。

写了那么多书，送出去那么多幅字，又支持设立了文学奖。回头想想，一切的一切，不过是因为那颗热爱文艺的初心。说到底，这也是在为如意公司打造一张文化名片。我的信条始终是八个字：商天下，文引航。

如今，我把公司交给年轻人了。偶尔我会在旁边出出点子，更多时候是在外面走走、上上课——到去年为止，我已经第11次站上北大的讲台了。

光有文化不够，企业还得有硬本事。这是个AI的时代，如意公司也在紧跟步伐。用先进智能设备替换老设备，靠数字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，一步一步往上走。

初心没变，脚步也没停！